



前情回顾

心理咨询师苏小眠每天都在照顾别人的情绪,却无人过问她的冷暖。金丝眼镜女人那句“你自己的情绪,谁在照顾?”一直扎在她心里。三月一个雪夜,她漫无目的地坐上了10号线地铁,偶遇青创村四楼做皮影的方之白。两人在拥挤的车厢里聊起皮影的“拖刀”和“心定”,下车后方之白送给她“歪腿”小燕子皮影——他说燕子不是往上飞,而是在往下落,“燕子飞了一辈子,总是要停的”。苏小眠攥着那只燕子站在风里,感到手没那么冷了。

回程的车上,苏小眠没有坐。

她站在车厢中间,一只手拉着吊环,另一只手攥着那只燕子。车厢里几乎没有人了,一个喝醉的中年男人缩在角落里打鼾,对面坐着一个戴耳机的女孩对着手机屏幕发呆。

10号线穿过北京的地下,从国贸一路往北。金台夕照、呼家楼、团结湖、农业展览馆、亮马桥、三元桥、太阳宫、芍药居、惠新西街南口、安贞门、北土城、健德门、牡丹园、西土城、知春路、知春里、海淀黄庄……

每一站的名字都像是一个小小的驿站。

苏小眠在靠近青创村的纪家庙站下了车。刷卡出站的时候,她看到闸机旁边的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明天的天气:多云转晴,气温回升。

她走出地铁站,往青创村的方向走。路灯下,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右手攥着燕子的那只手,手心里出了一层薄薄的汗。牛皮燕子被她的体温焐热了,贴在手心里,像是有了心跳。回到青创村的时候,已经快深夜了。

大厅里只有前台的一盏小灯还亮着。苏小眠放轻脚步往三楼走,经过二楼楼梯间的时候,她看到老周正在拖地。

老周看到她,停下拖把,笑着点了点头。

苏小眠也点了点头。她习惯性地想说一句“辛苦了”,但话到嘴边,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说出口。她只是笑了笑,继续上楼。

老周看着她走上去,注意到了她右手攥着的东西。

一只歪腿的纸燕子。不,是皮的。

老周认得那个东西。前几天四楼姓方的

小伙子在天台上做皮影,他远远地看过几眼。那只燕子的腿做得不对,站不稳,方之白当时拿在手里看了很久,最后没有丢掉,放进了箱子最里面的夹层里。

老周低下头,继续拖地。拖把在瓷砖上划过,留下一道湿润的弧线,很快又干了。

他想,那个小姑娘上楼的时候,脚步比平时轻了一点。

不是身体变轻了。

是手里攥着东西,心里就少了一点悬着的感觉。

三楼,苏小眠的工位。

她把那只牛皮燕子放在台灯下面。灯光穿过半透明的牛皮翅膀,在桌面上投下淡淡的影子。燕子的腿确实是歪的,放在桌上站不住,只能躺着。

她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,然后把那一页撕下来,折成一个小小的纸盒,把燕子放了进去。

纸盒刚好能托住它。燕子躺在里面,歪着腿,翅膀半张,像是在等待下一次起飞。

苏小眠看着它,忽然想起方之白在国贸门口说的那句话。

燕子飞了一辈子,总是要停的。

她关了台灯。

黑暗中,她把手放在纸盒旁边,没有碰到燕子,只是放在旁边。窗外10号线的末班车正好经过,地面微微震动了一下。

然后一切都安静了。

苏小眠闭上眼睛。

那只燕子躺在纸盒里,和她隔着一个指节的距离。她觉得自己好像也落了地,虽然只是暂时的,虽然明天醒来一切还会继续。但至少在这个深夜,在这盏刚刚熄灭的台灯旁边,她不需要再给任何人递纸巾了。

她的掌心里,还残留着牛皮被体温焐热之后的味道。

那是她今天唯一的情绪。

不用分析,不用记录,不用归档。只是攥在手里,暖了一会儿。

第四章 拖刀

方之白决定再参加一次路演。

这个决定是在凌晨三点作出的。彼时他已经在天台上练了四个小时的皮影,手指被牛皮磨出了一道浅浅的红印,关公的青龙偃月刀还是拖不出那条弧线。他坐在地上喘气,看着满地散落的皮影——张飞、孙悟空、

白骨精、那只掉了毛的凤凰——它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天台的水泥地上,被路灯照得像一群战死的士兵。

手机亮了。是上一场路演的主办方发来的消息。

“方老师,上次您带来的皮影产品,评委们一致认为……很有文化价值。”

他盯着“很有文化价值”这四个字看了很久。在大厂的三年教会了他一件事:当别人说你的东西“很有价值”但不提钱的时候,意思就是“我不会买”。

果然,下一句是:“但目前市场对非遗文创的接受度还需要时间培养,建议您可以考虑调整商业模式,比如做亲子体验课之类的……”

方之白没有回消息。他把手机翻了个面,继续对着路灯练拖刀。

皮影戏里,关公的拖刀是一个传奇。传说关公与黄忠对刀,青龙偃月刀在地上一路拖行,火星四溅,对方以为是破绽,冲上去的瞬间被反手一刀制住。但这个动作极难——手腕要稳,肩膀要松,刀尖触地的时候要轻得像在水面上划一道口子。他爷爷生前能做得行云流水,像刀尖上长了一只眼睛。方之白练了三年,还是不行。

“你那个刀,”爷爷最后一次看他练习的时候说,“拖的不是地面,是你心里的石头。”

那时候他不懂。现在他还是不太懂,但他隐约觉得,如果能在下一次路演之前练会这个动作,也许别的事情也能跟着想明白。

第二天早上,冯铮的邮件来了。

主题是“第二次项目分享会通知”,内容跟第一次差不多,但末尾多了一行小字:“本轮为晋级制,排名前50%的项目将获得一对一的投资人面谈机会。”

方之白看着那行字,想起了上次路演时金丝眼镜女人没有敲键盘的样子。也想起了那个评委说“很有文化价值”时脸上客气的笑容。还想起他银行卡里只剩下两个月的房租。

他回复了邮件,报了名。

“青白辞”的第三次路演,定在三月二十八号。

距离现在,还有十一天。

他开始疯狂地准备。

准备工作分成三块:产品、PPT、心态。前两块他都有经验,第三块完全没有。

产品方面,他重新设计了一套皮影交互装置。原理是用传感器捕捉皮影动作,实时转换成数字动画。这套东西他打磨了一年,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了。问题是没有人愿意为它买

单——投资人说它“美但不实用”,消费者说它“好玩但不值那个价”。

他在工位上坐了整整两天,把产品说明书从头到尾改了一遍。删掉了所有关于“非遗价值”“文化传承”的宏大叙事,只写了一句话。

“这是一个可以跟你互动的关公。”

然后他拿给陈默看。陈默正在啃煎饼果子,看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所以它到底怎么跟我互动?”

方之白想了想,说:“你对着它动,它就跟着你动。你不动,它就站在那儿等你。”

陈默嚼着煎饼想了一会儿。“有点意思。但你得让投资人动起来。那帮人坐一天了,屁股都粘在椅子上了。”

方之白把这句话写在了备忘录里。

PPT是另一场硬仗。他不是一个擅长用文字表达的人,他的语言是牛皮、刻刀和矿物颜料。但在路演的规则里,你必须用幻灯片、饼状图和ROI预测来说服别人。他把PPT改了八个版本,每一版都发给林远舟看。

林远舟倒是每次都回。他的回复很简洁,通常是“第三页数据不够硬”“第五页竞品分析太弱”“第七页的商业模型图我帮你改了,你看看”。有一次半夜两点发过去,五分钟后就收到了批注——林远舟也没睡。

“你也失眠?”方之白发消息问。

“在调一个参数。”林远舟回。

“什么参数?”

“让它允许自己出错。”

方之白不太懂AI,但他觉得林远舟的这句话跟拖刀有某种关系。具体是什么关系,他一时说不上来。

至于心态,是最难准备的。

上一场路演之后,他在国贸C口跟苏小眠说的那些话——关于拖刀、关于心定——其实他自己也才明白了一半。他知道爷爷说的“有底了心就定了”是什么意思,但他的底在哪里,他不知道。

他的产品没有市场。他的技艺正在失传。他爷爷留下的东西,在他手里一分钱都变不成。

如果这次路演再失败,他只剩一个选项:关掉青白辞,去找一份工作。

然后呢?然后爷爷做鬼回来找他。

方之白想到这里,笑了。是那种苦到极处反而觉得有点好笑的笑。

他把这些念头全部压在箱子底下,继续练拖刀。

(未完待续)

读王新军《新火试方言》:如此熨帖 如此亲切

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俗语。

但被一方水土养大的一方人能回养一方水土吗?

从这一方水土上,走出了很多怀着恩情的游子,他们从故乡出发,一直珍藏着被方言包裹的童年,一直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回养面目全新的故乡。

新,也是非。在现代化进程的碾压之下,很多新建筑崛起,很多旧建筑的“废墟”被掩埋,而被称为“废墟”的深处,有一座童年的方言之井。

在王新军的笔下,那口方言之井依旧清冽,依旧甘甜。

“果戾”。

这个词,是古语,已成了泰兴人挂在嘴上的方言,是泰兴人的代名词。

泰兴人钟爱的果戾,贯穿着泰兴人的一生。从牙牙学语起就要领受:“路上走的是什内果戾?书上画的是什内果戾?”成长过程中,更无时不在遭受冲击:“肚子里没果戾,就不要作声,没得人把你当哑巴。”

泰兴人的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,似乎都离不开果戾,换句话说,离开了果戾,就不知道怎样去表达,或者不知道怎样去表达,就干脆拿果戾一用。

多么了不起的果戾,是王新军的果戾,是泰兴人的东西,也是泰兴人的南北,更是泰兴人乡愁的经纬线。

除了“果戾”这个表示方位的古语,还有表示时间的古语:“日中”(正午时分),日常器皿的古语:“釜冠”(锅盖)。

每一个古词后面有泰兴人的语言流

变,也有当地语言的变异,但无疑成了泰兴先民们迁徙遗传过程中的灵魂压舱石——一块块用泪水也用欢乐浇灌的压舱石。

中国人讲究来龙去脉,每一种文化同样要讲究来龙去脉。泰兴方言也是有其来龙去脉的,这三个活化石般的词,代表了汉中原,代表了古中国,代表了泰兴人深入到骨髓里的DNA,也是泰兴人的标准通关文牒。

这些年,很多地方的方言研究者,为了保护方言这一母语,做了许多努力,搜集整理了本地方言的词根,有的词典还标注了国际音标,但它们太像“标准件”了,太像超市里的蔬菜了,统一规格,统一长短,甚至是统一的色彩和光泽。

赤子王新军是个有心人,他的新火,当然也是他的心火,就是乡村老灶里的新火,可以看到炊烟袅袅的新火,他创造了新的奇迹,在方言的田地里挖出了颗粒饱满的“宝藏花生”。

比如:“撂簿”,说的是说话的学问。比如:“一尺天一尺地”,说的是做人的道理。比如:“甩大袖子”,说的是做事的规矩。比如:“听奶奶赏锅巴”,说的是家常的烟火。我见过植物书上的一幅图,画的是植物根系的向水性。《新火试方言》,就是王新军心中血脉根系的向水性。

家来,音“ga lai”,泰兴土话,意为“回家来”“回来”。

“家来”与“家去”,几乎同义,目标都是回家,只有表达者在家里面和家外面之别。

泰兴人说的家来,很有画面感。傍晚时分,奶奶扶着墙、弓着腰,望着庄后大田,拉起嗓子喊:“二丫头,家来哟,好吃夜饭啰!”

换,普通话读“qiu(三声)”,手举之意。

泰兴话至今仍保留使用这个“换”字,音

也读“qiu”,但用法更为灵活,含义更为广泛。

可用于吃饭:“中饭可曾换呢?”还可用于喝茶:“再换一杯,口干死了。”还可用于容错纠错:“以后不要这样换,要换,就要依法依规!”泰兴人把个“换”字,拎过来,拎过去,用得活泛生动。

胡适说过:“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,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。”是的,神理!“家来”和“换”,就是最体现泰兴人神理的两个泰兴方言,母性的“家来”,熨帖,亲切。父性的“换”,勇猛,坚韧。这两个词,是泰兴人的一撇一捺。

新火猛烈,新军睿智。放下这本赤诚而滚烫的《新火试方言》,我不由得想到了那本伴随了我快30年的托马斯·沃尔夫的名作《天使,望故乡》。这是每个游子都应该读一读的《天使,望故乡》。主人公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他熟悉母亲的语言,也熟悉父亲的脾气。他从故乡出发,回来的路唯有眺望。

“……哑口无言地记起来,我们去追求伟大的、忘掉的语音,一条不见了的通上天堂的巷尾——一块石头,一片树叶,一扇找不到的门。何处啊?何时?哎,失落,被风凭吊的,魂兮归来!”

我们都行驶在普通话的高速公路上,面对哺育过我们童年的乡音,“哑口无言地记起来”是命定,但只要我们还“记起来”,我们就能够凭《新火试方言》这本书“家来”,也能够和这个不可一世的遗忘之虎“换”上一番。

如此熨帖,又如此亲切。方言越是式微,这本书越是有它的价值,而且,这是一本被赤子的心照亮的好书,也是一本意义会越来越彰显的好书。(庞余亮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作家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万松浦文学奖、紫金山文学奖。) (新华网)

丰台学生优秀作品选登



《春日花径里的小黑猫》

(北京市丰台区景风小学 张妙坤 10岁 指导教师:杨哲)